

廢名小說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廢名小說選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665 字数119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5 1/8 插页2

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6600册

定价(0) 0.55元

序

解放后我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。是的，可以說是中国共产党使得我“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”。在去年中国人民支援埃及抵抗英法侵略的时候，我忘記我是一个病人（右眼网膜脱离），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言，我要到埃及去做一名志愿軍。我不知道各国的思想家、文艺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，我感得大家應該作獅子吼，目前第一件事是制止世界上再有一次战争发生，反对殖民主义。

我本来是替这本小說选集作一篇序，提起笔来不可遏止地写了上面一段話，这就表示我年紀大了，而能懂得人民的力量，勇气倍加。

我这回重新看一看自己的旧作，五个小說集，“竹林的故事”，“桃园”，“枣”，“桥”，“莫須有先生傳”，乃又記得自己原来是很热心政治的人，好比这里选的“講究的信封”，“追悼会”，都可以看得出一些来。即“莫須有先生傳”里也还留有我对国民党的“清党”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憤怒，这个憤怒至今提起犹如昨日事！然而我的政治热情沒有取得作用，終于是逃避现实，对历史上屈原、杜甫的傳統都看不見了，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說乃很象古代陶潜、李商隱写詩，——这个判断是真实的，不过从我今天的

思想感情說，我一点沒有肯定我有成績的意思。从一九三二年“莫須有先生傳”出版以后，我压根儿沒有再讀一遍我自己的小說，我把它都抛弃了。我那时也說不出所以然来，只感到我写的东西沒有用。解放后，大家提出现实主义的口号，我很有所反省，我衷心地拥护，我認为现实主义就是反映现实，能够反映现实，自己的政治觉悟就一定逐渐提高，提高到共产党人一样。而我所写的东西主要的是个人的主观，确乎微不足道。不但不足道，而且可羞，因为中国解放了，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之中，沒有自己的血和汗，——說起来我就汗颜！这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，約我自己編选，我初接信时是感得很困难的，我沒有勇气去翻閱那些东西。但又知道这是一个任务，于是硬着头皮把五个小說集都看一遍。看一遍之后，乃又不能不再看，以至多次看，因为我要負責。一面看时，一面自己好笑，难怪从前人家說我的文章难懂，現在我自己讀着有許多也不懂了。道理很简单，里面反映了生活的就容易懂，个人的脑海深处就不容易懂。我笑着对自己說，主观是渺小的，客观现实是艺术的泉源。这么明白的道理我当初为什么不懂得呀！这就叫做經驗教訓。另外有些經驗也应该認真地說出来。就表現的手法說，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詩詞的影响，我写小說同唐人写絕句一样，絕句二十个字，或二十八个字，成功一首詩，我的一篇小說，篇幅当然长得多，实是用写絕句的方法写的，不肯浪费語言。这有沒有可取的地方呢？我認为有。运用語言不是輕易的劳动，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頑强。讀者看我的“浣衣母”，那是最早期写的，一枝笔簡直就拿不动，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到了“桃园”，就写得熟些了。到了“菱蕩”，真有唐人絕句的特点，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說。在“寒”里我选了“小五放牛”，“毛儿的爸爸”，“四

火”，“文公庙”，这些短篇小说的语言我今天看来很有些惊异，认为难得，也表现了生活，一个角落的生活。我记得我当时很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，我的这些小说，尤其是“毛儿的爸爸”，是读了契诃夫写的俄国的生活因而写我对中国生活的观察。我重读这些小说，在读了几遍之后，觉得能够选出这几篇来，自己才算是有些高兴，多少年来我确实不高兴。“桥”里选了十九篇，“莫须有先生传”选了三篇，都很经过选择，取其有反映生活的，取其有青春朝气的，取其内容不太杂乱的，取其语言方面有可供借鉴的。当时有人笑我十年造“桥”，同时又有“莫须有先生传”的副产物，其实“桥”写了一半还不足，“莫须有先生传”计划很长也忽然搁笔，这都表示我的苦闷，我的思想的波动。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我是处在大时代里，自己是一个落伍者，现在我知道了。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，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，那是很显然的。就“桥”与“莫须有先生传”说，英国的哈代，艾略特，尤其是莎士比亚，都是我的老师，西班牙的伟大小说“吉珂德先生”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。总括一句，我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，我爱好美丽的祖国的语言，这算是我的经验。陶潜饮酒诗云：“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醉人！”我丝毫没有求原谅的意思，我确实恨我过去五十年躲避了伟大的时代。在前进的伟大的时代里，我希望我能有贡献。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才算贡献，要对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有贡献才算贡献，我很有这番良心。

1957年4月24日，废名记。

目 次

序.....	1
講究的信封.....	1
淚衣母.....	6
石勒的殺人.....	14
追悼會.....	17
桃園.....	21
菱蕩.....	29
小五放牛.....	34
毛兒的爸爸.....	38
四火.....	46
文公告.....	64
萬壽宮.....	72
鬧學.....	74
芭茅.....	76
獅子的影子.....	79
習字.....	84
花.....	87

“送路灯”	90
瞳人	94
碑	97
棕櫚	102
清明	105
路上	109
茶鋪	114
花紅山	119
今天下雨	123
桥	127
八丈亭	132
塔	134
桃林	138
莫須有先生下乡	144
莫須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	151
莫須有先生今天写日記	157

講究的信封

同學們在風掃落葉似的四散了，他一個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學校里走。他的體質很弱，來時居然能夠隨着大家沒有休息的跑，到現在幾乎走不動了，天氣頓時也變壞，沒起風，沒看見太陽。騾車汽車人力車走來走去，他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，只覺得被他們攙起來的灰塵同空氣融和成灰白色。街旁人力車夫問他坐不坐車，他低頭看看他手里還拿着一枝幾乎摔掉了的校旗，便好像有一種迷信似的把頭對着車夫連搖。走進一條很深曲的巷子時候，偶然從那里傳來几声小孩子的叫喚，他的疲倦了的知覺，又好像被有喪事的人家的啼哭所惊醒，隨即滴下兩顆眼淚在乾燥而松散的塵土上。

走進學校，揭示處貼着很大的通告：“請願的同學都打傷了！”他到他所認識的受傷同學處慰問了一遍，便回到自己的寢室。倒在床上，嘴好像失了作用，耳朵却還聽得同住的朋友的談話：

“H君比時就吐血！”

“F君的右頰傷了指甲深的一個洞！”

“那大約是刺刀鉗的，皮帶沒有那麼厲害！”

“最可惱的是那些警察，把我們趕到西口還要趕！”

“他們的車夫也混着一齊打哩!”

“他們以為我們是他們老爹的仇敵!”

他勉強閉着眼睛，以為睡一覺起來，總可恢復疲勞；听了朋友們的話，越想睡却越睡不着，“車夫”，“警察”這兩個聲音，好象是一綫火焰，把藏在他心的深處的燃料，統行引着了。朋友們的叫罵，本來是對受傷的同學表同情，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怨氣，他却因之把受傷的同學完全忘記了，回憶一個警察的面孔。這警察是解開腰上的皮帶向着他擲的，他一面跑一面回顧，所以那面孔格外記得清楚。假如他依着剛才走進房門，向他最親愛的朋友所說的話“我現在覺得我們唯一的使命是拋開書本子去干!”做去，那一定是為了那警察的原故。

他終於睡着了。醒來時已經不是白天，房裡沒有燈，也沒有聽見一個人的言動。把燈燃着，桌上放着一封信！大約是寫房剛才送進來的。

仲瀝：

我得着你寒假不回來的消息，很歡喜。父親時常向我說：“寫信叫他回來。”我總是攔阻。父親的皮袍已經穿了二十幾年，現在破得不成樣子了；上月寄給你三十元，叫你買一件皮袍穿，——到前幾天才告訴我，自己仍穿那舊的。你昨天來信說你的目力趕不上從前，父親埋怨你用功太過，一面又籌八元寄你買一副眼鏡。鄉間銀價非常高，二百枚銅子還換不了一元。我有時買塊豆腐煎煎，端上桌子時候，父親且笑且怪：“有了醃菜便不該買豆腐。”要你買眼鏡，二十千銅子還愁不夠哩。你假若回來，往返盤費至少要用三十元，家裏無論如何節省，總填不起這個數目。自從我們的女兒死后，每天晚上，母親總要妹妹同我睡，我感覺十分不自在，連做梦也就心。但是母親以為我胆小，一個人睡着害怕，我怎好推辭？

1, 19, 癸。

“怎的这样静寂？”他把信看完了，倾着耳朵细听。一时间，花白头发的双亲、纯和而又聪明的爱妻，都来到这黑夜凄凉城中一间矮小的宿舍除掉灯光没有伴侣的儿子，丈夫的脑里。那差不多四个钟头以前发生的惨剧，几乎同梦一般的隐没了。

最后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文学定期出版物，想从上面选一篇小说读读。这册子颇厚，中间约有一分宽的空隙，表明曾经夹过什么纸箋在里面。书刚拿到手上，不知不觉也就从那没有密合的地方折开，他突然被一声霹靂惊着似的，把书摔在桌上，自己坐在椅上！

“这……这信封……”

两月以前，他父亲由家来信，说县署里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元的差事，补充人须得本邑有声势的人的介绍，嘱他请同乡李先生，众议院议员，写封信给知事。他比时很费躊躇：去？不但理智告诉他这是耻辱，而且他实在感着这是痛苦；不去？六十岁的父亲，难道自己不愿安闲？为的都是……

他记起一个朋友来了，这朋友同他很亲爱，是李先生的亲戚。当天晚上，他到朋友的寓所去，说明他的来意。朋友道：“我代你去找。他的行踪无定，你是不中用的。”接着又说：“你不用性急，我即刻就去，明天清早来候信。”他听了朋友的话，自然是欢喜，——却又如何难过。出门时，青天皎月，在他好象许久没有看见似的，一霎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随即是恐慌：“大约会不着！”

次晨他起床特别的早，——也许是通晚没有睡着，很匆忙的跑到朋友那里，从睡梦中把朋友打醒，做出很从容的样子答应朋友“不在家，今晚再去”的话道：“费心！不要紧。”

第二次，起床也早，却决定迟一会再去问信；把书案收拾之

后，顺手打开一本英文讀本，但看来看去，老是一个 page，便是这个 page，也只曉得一行行刻的是英文字母。走到朋友的寢室門外，簡直沒有勇气进去，朋友听见脚步声，早知道是他，用很无力的声音叫道：“今天怎么来得迟？——昨晚又没有会着！我比你还着急！我写了一张条子在他的案上，請他今晚不要外出。”

第三次到朋友那里去，不待朋友开口，他便搶着說道：“又没有会着？我知道！费心！但我已决定，不再……”經朋友再三劝解，他又悔自己的无礼了。

这天是他們旅京同乡聚会的日期。朋友道：“今天他一定到会館，你也牺牲一天光阴去去，我介紹你同他会面。”請柬上約定下午二点鐘，他一点鐘就去了。他向来不会講話；赴会的同乡很多，——李先生沒有到——而且多半都相識，他却小孩子会见面生的人似的，人家問他，他不知怎样才好。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心想：“再过几分鐘該来？”那位朋友知道他的心事，时常走近他身旁，低声道：“他向来是这种脾气，迟到！来是一定的。”

五点鐘过了，同乡們都很高兴的笑着等候晚間的盛饌，——照例聚会后大宴一次，独有他象是外乡客，人人对他講礼，却沒有人同他一块儿站过五分鐘。忽然他喊那位朋友到后面沒有人的房間里：“我回去，这里开飯还得好久，那件事还是中止。”朋友正在劝他，已經听得前面有人喊：“李先生来了！”他頓時真不知怎么办，好象被人发觉了的偷物贼，而且是第一次发觉的偷物贼，將要去受审判一样。会面了，除了請一声“李先生”之外，他說不出一句話，幸得那位朋友述明他的意思，——偏偏一个个同乡都走进来，打断朋友同李先生的交談。随后那位朋友极力称赞他的品性，學問；李先生也一面談一面瞧瞧他的資度，思忖了

一会便截然說道：“图章沒有帶在身边，你回去拟封信稿，并且繕写清楚，明天帶到我的寓所盖章。”他不等吃飯，立刻动身回校，走在半路想道：“信紙倒有几張夾宣的，还得买几个讲究信封。”于是順便跑到东安市場，一个个紙店都問尽了，最后以十个銅子在西头一个攤子上买了四个。剩下的夹在……

十二点鐘了。同住的朋友把房門推开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一个人为什么不去？討論对付众議院的方法！”

他沒有話回答朋友，仍是呆呆的坐在那里，不觉額上流出冷汗。

1923年1月27日脱稿

浣衣母

自从李媽的离奇消息傳出之后，这条街上，每到散在門口空坦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，年老的婆子們，按着平素的交情，自然的聚成許多小堆；詫异，叹惜而又有点愉快的摆着头：“从那里說起！”孩子們也一伙伙团在牆角做他們的游戏；厌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，跑去抓住媽媽的衣裾，无意的得到媽媽眼睛的橫視；倘若还不知退避，头上便是一凿。远远听得嚷起“爸爸”来了，媽媽的聚会不知不觉也就拆散，各瞄着大早出門，現在又拖着鞋子慢步走近家来的老板；罵声孩子不該这样糾累了爸爸，随即从屋子里端出一木盆水，給爸爸洗脚。

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，誰也会罵：“仔細！閻王鈎舌头！”但是，王媽，从来不輕于講話，同李媽又是那样亲密。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，談笑几句也就罢了，反正是少有守到終头的；但是，李媽受尽了全城的尊敬，年紀又是这么高。

李媽今年五十岁。除掉祖父們常說李媽曾經住过高大的瓦屋，大家所知道的，是李媽的茅草房。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土坡上，背后是城牆，左是沙滩，右是通到城門的一条大路，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，河的两岸連着一座石桥。

李媽的李爸，也只有祖父們知道，是一个酒鬼；当李媽还年

青，家运剛轉到蹇滯的时候，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，留給李媽的：两个哥儿，一个駝背姑娘，另外便是这间茅草房。

李媽利用这天然形势，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。孩子都还小，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，吃不上三碗就饱了；太太們也不象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，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，总是很客气的留着，非待用过飯，不吐回去：所以李媽并沒实在感到穷的苦处。朝前望，又满布着欢喜：将来儿子成立……

李媽的异乎同行当的婆子，从她的紙扎的玩具似的一对脚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——她的不适宜于这行当的地方，也就在这一点。太阳落山以前，倘若站在城門旁边，可以看見一个輕巧的中年妇人，提着空籃，一步一伸腰，从街走近城；出了城門，籃子脫下手腕，倚着茅壁呻吟一声，当作換气；隨即从茅壁里走出七八岁的姑娘，鴨子似的摆近籃子，拣起来：“媽媽！”

李媽虽沒有当着人前詛咒她的命运，她的命运不是她做孩子时所猜想的，也絕不存个念头駝背姑娘将来也会如此的，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。每天大早起来，首先替駝背姑娘，同自己的母亲以前替自己一样，做那不可間断的工作。駝背姑娘沒有李媽少女时爱好，不知道忍住疼痛，动不动喊哭起来，这是李媽愤怒的时候了，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摔：“不知事的丫头！”駝背姑娘被别的孩子的母亲所夸奖而且視為模范的，也就在漸漸显出能够赶得上李媽的成績，不过她是最馴良的孩子，不知道炫长，——这长处实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。

男孩子不上十岁，一个个送到城里去做艺徒。照例，艺徒在未滿三年以前不准回家，李媽的哥儿却有点不受支配，师父令他下河挑水，别人来往两三趟的工夫，他一趟还不够。人都責备李媽教訓不严，但是，做母亲的拿得出儿大的威风呢？李媽只有哭

了。这时也发点牢骚：“酒鬼害我！”駝背姑娘也最伶俐，不奈何哥哥，用心服侍媽媽：李媽趁着太阳还不大厉害，下河洗衣，她便象干偷窃的勾当一般，很匆忙的把早飯弄好，——只有她自己以为好罢了；李媽回来，她張惶的帶笑，站在門口。

“誰弄飯？——你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糟蹋糧食！丫头！”

李媽的气憤，統行吐在駝背姑娘头上了。駝背姑娘再也不能够笑，嗚嗚咽咽的哭着。她不是怪媽媽，也不是恼哥哥，酒鬼父亲腦里連影子也沒有，更說不上怨，她只是嗚嗚咽咽的哭着。李媽放下衣籃，坐在門檻上，又把她拉在怀里，理一理她的因了匆忙而散到額上的头发。

从茅草房东走不远，平鋪于城牆与河之間，有一块很大的荒地，高高低低，滿是些坟坡。李媽的城外的唯一的邻居，沒有李媽容易度日，老板在人家当长工，孩子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止，那受了李媽不少的帮助的王媽，便在荒地的西头。夜晚，王媽門口很是熱鬧，大孩子固然也做艺徒去了，滾在地下的两三岁的宝贝以及他們的爸爸，不比李媽同駝背姑娘只是冷冷的坐着。駝背姑娘有一种特別本領——低声唱歌，尤其是学妇人們的啼哭；倘若有一个生人从城門經過，不知道她身体上的缺点，一定感着温柔的可愛，——同她認識久了，她也着实可愛。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时候，每每发出这样的惊問：“鬼火？”李媽也偏头望着她手指的方向，隨即是一声喝：“王媽家的灯光！”

春夏間河水漲发，王媽的老板从城里散工回来，瞧一瞧李媽茅草房有沒有罅隙地方；李媽虔心信托他的报告，說是不妨，也就同平常一样睡覺，不过時間稍微延迟一点罢了。流水激着桥

柱，打破死一般的靜寂，在这靜寂的喧囂当中，偶然听見尖銳而微弱的声音，便是駝背姑娘从梦里惊醒喊叫媽媽；李媽也不象正在酣睡，很迅速的作了清晰的回答；接着是用以抵抗恐怖的斷續的談話：

“明天叫哥哥回来。”

“那也是一样。而且他現在……”

“跑也比我們快哩！”

“好罢，明天再看。”

王媽的小寶貝，白天里总在李媽門口匍匐着；大人們的初意也許是借此偷一点閑散，而且李媽只有母女兩人，吃飯時順便喂一喂，不是几大的麻煩事；孩子却漸漸养成习惯了，除掉夜晚睡覺，几乎不知道有家。城里太太們的孩子，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媽媽出城游玩一两趟，后来也舍不得这新辟的自由世界了。駝背姑娘的爱孩子，至少也不比孩子的母亲差；李媽的荷包，从沒有空过，也就是專門为着这班小天使，加以善于鑒別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，母亲們更是放心。土坡上面，——有时跑到沙滩，赤脚的，头上梳着牛角的，身上穿着彩衣的許許多多的小孩，圍着口里不住歌唱，手里編出种种玩具，两条腿好象支不住身体而坐在石头上的小姑娘。將近黄昏，太太們从家里帶來米同菜食，說是孩子們成天吵鬧，权且也表示一点謝意；李媽比时頗不得承受，只是撫摸着孩子：“不要哭，明天再来。”临了，駝背姑娘牽引王媽的孩子回去，順便也把剛才太太們的礼物轉送給王媽。

李媽平安的度过四十岁了。李媽的茅草房，再也不专是孩子們的乐地了。

太太們的姑娘，吃过晚飯，偶然也下河洗衣，首先央求李媽在河的上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尋覓最是清流的一角，——洗衣